

擘經室集

四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爲西成朔易解

釋閏

明堂圖說

孝經郊祀宗祀說

宗禮餘說

大雅文王詩解

咸秩無文解

釋佞

釋來

左傳引康誥解

釋訓下篇

釋敬

雲南黑水圖解

中庸說

卷二

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弭說

擬儒林傳稿凡例

集傳錄存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井續題名碑記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平樂府重建

至聖廟碑記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高郵孝臣李君傳

碧雞臺記

卷三

三集

荀子引道經解

塔性說

復性辨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辯後

學蔀通辯序

文韻說

學海堂策問

四書文話序

摹刻詒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兩浙金石志序

宋揭醴泉銘殘字跋

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

虞山張氏詒經堂記

金子青學蓮詩集序

卷四 四集

謝

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祭

南海神廟文

節性齋銘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學海堂集序

謝

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謝

賜紫禁城騎馬摺

以上癸未至庚寅八年文筆仍以經史子集分爲四卷以後再各續于每卷之後篇頁積多再分爲中下卷詩則接四卷之後列爲五六七八

九卷庚寅冬刻于滇南分給家塾子弟男常生
祐謹記

聖經室續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雋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本作偽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卽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纏發欽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雋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麻法也成者言作爲既成也今尚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尚書作南爲或作南爲雋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雋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雋者後人因晉本作南雋而遷就改之也南雋者創爲此麻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爲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爲是雋卽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之言之是非但以雋字而論是雋卽爾雅作造爲也之爲秩南雋宋本作南雋此尤漢時作雋之據也蓋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卽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一旁成雋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雋之雋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雋爲詐雋之雋而不知其本有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雋字爲論爲說矣說文有

諺字說乃俗造也平秩者謂日纏分節氣而次第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義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

辨歸之也辨歸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平秩也又見爾雅秩本作歸次弟也說文豐部歸辭之次弟也虞書曰平歸東作據此知尚書古文歸與秩同有言盜縮之法亦卽今西洋言高卑之義逆卽南北朝卑次弟一月有一日之盈縮次弟一節一節之高低與程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益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載載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載有載字韓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載載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釋載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雋但言農事則規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義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義和之職乎亦豈義仲但教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爲農事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始晉孔傳又案尚書大傳雖列堯典之東南西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史記皆作伏物物乃朔字物象相近之說伏當如五星何以明平在伏逆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平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

與日但同經度相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

月食以臣廷君之象萌莫甚焉

逆连也。此朔字造字从苒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苒亦聲月

逆食日之日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三日始生明答朔日同在緯度卽使子時合朔亥時

亦祇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

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卽言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

得光有亡象言月食亦有不在望者且望从丑月王
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曰頤庭直也此與朔義相

並至於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第一義望望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定分望字爲人

之望人曲取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說文所解非初義也蓋善虞以前造縣時本有定朔定氣原非平朔

平氣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特造朔望二字卽

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

而別生如蠶出亡之事矣且後世屢法不密以致前
後失朔尚造朧朧兩字古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

字尚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

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

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

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

是特善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

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

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

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
日月食非明望不定明望下非日月食不定東門月

日月食非萌室不食萌室可非日月食不食東西南

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

之餽也此三言直接堯舜以上厯法蓋非餽卽非朔

不朔卽不蝕因蝕造字因蝕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

同也 春秋日食不在朔無論矣自漢至隋二百九十
三食而非朔者入十三唐五代一百一十食而

非朔者三自一行以後始有定準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朔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特造朔

望二字設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堯舜豈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魄哉蓋夏以後羲和夫職至堯皆疎

隋唐至宋元又漸密以至不曰平秩曰平在者爾雅

曰在察也此在卽在濬幾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重

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則造祿之

重也。是此四身共四一之。皆言天參贊此心。居之
去亦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許僉之云。交食之驗有

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高世三摩吉治

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於

於此也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

東南西北由日纏發斂辨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

中氣以按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

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按中氣且得日月食相

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卽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

曰汝義暨和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義也 釋此句則知堯時本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

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望字何敢必以日月食之義

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

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難臆知而由造朔望二字周
及以閏月定四時句解之則古密周疎斷然也

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

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

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

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

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卽日月食

也所與尚書不同者麻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

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麻法之祖故曰

作爲成朔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

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

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

因此起名義也交趾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趾同止同趾其始雖

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卽定爲地名交趾日南

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

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

而虞夏時卽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曰朔方黃赤二道隨節

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于有二交而今特

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

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之日纒及日

月之交而造麻法也敬致者卽周禮冬夏致日孟子

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

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

置閏渾天卽璿璣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

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

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纒度雖有一定之纒

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

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

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

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

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卯日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恒語有

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

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有食之之句

而孔子春秋內凡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第

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卽起

于此代之前朔望有二字固顯然義起于唐虞之前

矣又如暨字亦見于虞夏書矣說文曰暨日朗見也

既小食也然則此暨字從亦專爲日食而造見日

爲月食偏見不全也从旦者卽今卯時帶食半見也

有字暨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暨在下汝義

暨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詩叔重解朝望二字易

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五七七

音得義革者改也此已日乃字之已猶通借爲戊巳之已故六二日已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日有字改命矣改命即湯武革命也改乃已要從丙革是改更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及其更也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即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善義也即居青陽左个謂暫居行朔禮也明堂分東南西北十二堂个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即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麻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鄭氏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即明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即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

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据尚書虞書亦不可据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曷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据閏之一字以定之況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闢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据卽一閏字而古麻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著堯典東作南僞堯舜時本有定期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著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主以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主以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千已未歲以前

己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個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外四隅卽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卽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卽季室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卽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重屋之制亦合卽匠人据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并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據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

筵之中而無三堂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据乎此於經文無顯据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裸禋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主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爲太廟四太廟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古說如此故西室名總章赤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室在西南餘室類此鐘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卽四室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窗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常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

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實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乎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于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太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者卽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圖屋并遮五室矣

重屋上圖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圖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圖之重屋矣圖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霑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屋之下方屋卽四堂之背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

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霤後阿水內霤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而霤蓋之霤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卽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至于立柱立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牆梁棟楹殿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元重卽內階旅楹隄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卽如逸周書有旅楹之制考五室重屋四堂八個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衆楹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殿武旅楹有閑襄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隄唐山牆之制今定白盛爲牆者釋名城盛也爾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隄防楹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明堂之牆如何築造經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四堂左右亦皆有牆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鄉卽窗也唐與陳同廣雅釋官曰隄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易爲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觀禮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為太廟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為昆侖卽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兩肩相復乎逸周書有重元之制元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爲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拒乎逸周書有重元之制卽與抗同或室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又有萬官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爲官柱學者嗜其誕是也

但蒿柱誠誕而蒿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宅田土田費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柱于春田蒿讀爲郊是蒿地也即蒿地者猶萊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即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造爲蒿可爲柱之說此皆秦時迂腐博士之所爲無怪拾遺記更衍爲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嘲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雷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腐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即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圖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

明堂上圖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雷之制也清廟者太室也若爲圓屋出于四堂之上則蓋茅輕穩禮亦宜之四堂用瓦爲宜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即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尚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

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祇一面向南之堂無東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問月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閏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尚不抵今大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王平曰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即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

詰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

榜禮箋皆以觀禮後半段觀諸侯之地祗有門壇

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

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宀無論矣禮古文亦

加周書曰王入太室裸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觀禮

後段爲門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

盟會諸侯之觀禮也卽東巡岱宗之明堂亦必有

由欲毀之自古惟屋若無屋而惟有壇齊王何

聞明堂未聞明壇況考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

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

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

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卽考工明言

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

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

室也儀禮觀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

諸侯觀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

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觀于天子爲宮壇

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

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觀禮也是以祇立門壇全

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絕晉侯觀踐土作王宮

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

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

于踐土出入三觀此等觀禮當用觀禮後段門壇

之禮後段之禮爲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觀禮行之

此等事而設也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

也否則堂堂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祇憑

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絕之意也又

鄭氏觀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後段

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

國諸侯來觀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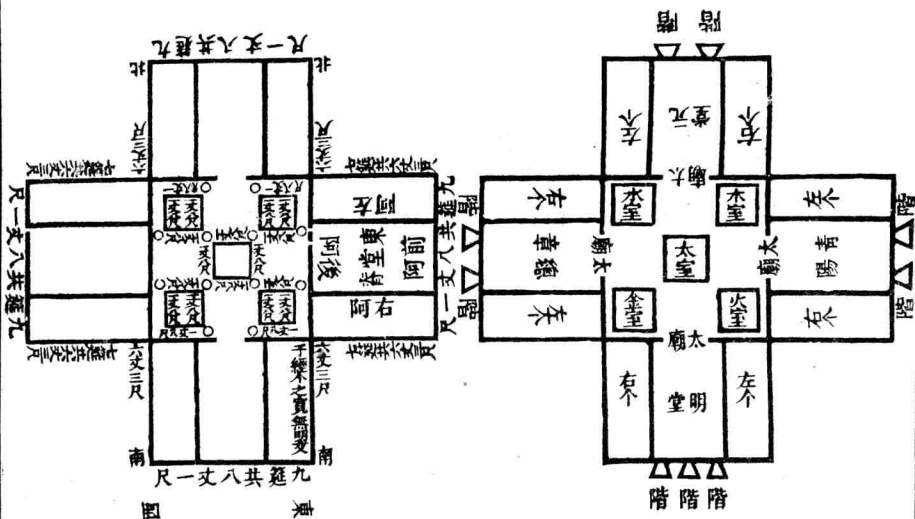
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

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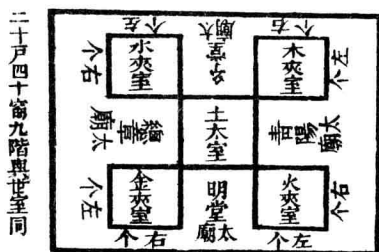
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

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今定堂个室廟圖 今定堂个室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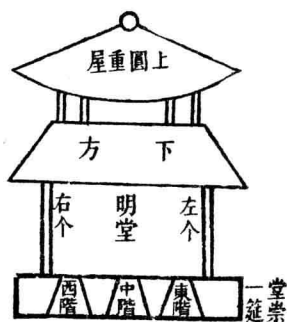
戴氏明堂舊圖



汪氏明堂五室圖



今定上方圓下方重屋圖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

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倅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駢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禪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尚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敕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敕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敕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敕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朔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

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敕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

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
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
禋

小憊曰予其憊而憊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于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禍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
助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

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
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敘宗
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
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禋矣釋詩書各
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
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
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尚書之多士
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
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
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
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禍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
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
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
當專訓爲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
落从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
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
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

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末率四海行配天配上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

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畧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節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尚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

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己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旣爲孝經宗祀卽尚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禮于六宗卽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

六宗也若以至子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聖聲籀文獻从宀室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絜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內祀五帝卽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卽上帝上帝卽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一宗有一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祇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禋祀文武用兩駢入明堂太室禋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敕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

福案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則曰功宗不似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尚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